

The Space,
the Stories
and
Shanghai
Jews —
Hongkew
Ghetto

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

空间·故事·

Then. 上海犹太人
and
Now

张艳华 王健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

The Space,
the Stories
and
Shanghai
Jews —
Hongkew
Ghetto

空间 · 故事 ·

Then 上海犹太人
and
Now

张艳华 王健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张艳华,王健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447-0816-6

I. ①空…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犹太人—难民—史料—研究—虹口区—现代 IV. 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1267号

书 名 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
作 者 张艳华 王 健
责任编辑 施梓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861-6
定 价 4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寻访提篮桥地区的精华

历史上的上海是座水网城市,所以有许多桥。河填没了,桥也不复存在,可是名称留了下来,而且变成了一个片区的名称。常有种种历史事件的叠加和人物的经历,使之交汇了许多故事,甚至使它世界闻名。提篮桥就是一个代表。如果不是历史特别眷顾提篮桥地区,也许人们不会记得这座太小的桥,就像上海曾经有过的千百座桥梁那样,只是一座消失的桥而已。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使提篮桥这个名称变得永恒。

提篮桥之出名,在一些上海人心中,是因为这里建造了曾是远东最大、设施最精良的监狱,在一定的语境中提篮桥成了监狱的代名词。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犹太人在这里建造了摩西会堂,后来又由于欧洲的战乱和虐犹,大量逃生的犹太人进入上海,使这里成为犹太人避难的诺亚方舟,聚集了大量精英人物,给这里的店铺、住宅、学校、花园、街巷、剧院赋予了特殊的文化价值,为上海的近代文化增添了许多别样的色彩,提篮桥于是有了更深切而广泛的文化含义。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由于城市与建筑的风貌,由于这个片区的国际内涵,提篮桥地区已被列为上海十二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尽管它是上海最小的一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但其意义和价值并非那二十九公顷的数字所能涵盖。

本书作者曾经参与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规划,对上海的城市和建筑遗产有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也发表了专著和论文。这本即将出版的关于提篮桥的过去和现在的专著,探寻了这个地区的

人、故事和空间,展望它的未来,以新的视野研究这个中外许许多多学者所关注的地区,我因此以这点文字来祝贺这个新的建树。

郑时龄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建筑保护专家)



目录

过去篇

总述·····	003
1 上海印象·····	010
2 居所变迁·····	016
3 虹口隔都·····	027
4 历史遗存·····	041
5 上海探寻·····	053

现在篇

总述.....065

事件簿 1

提篮桥被列入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2002-2004).....080

事件簿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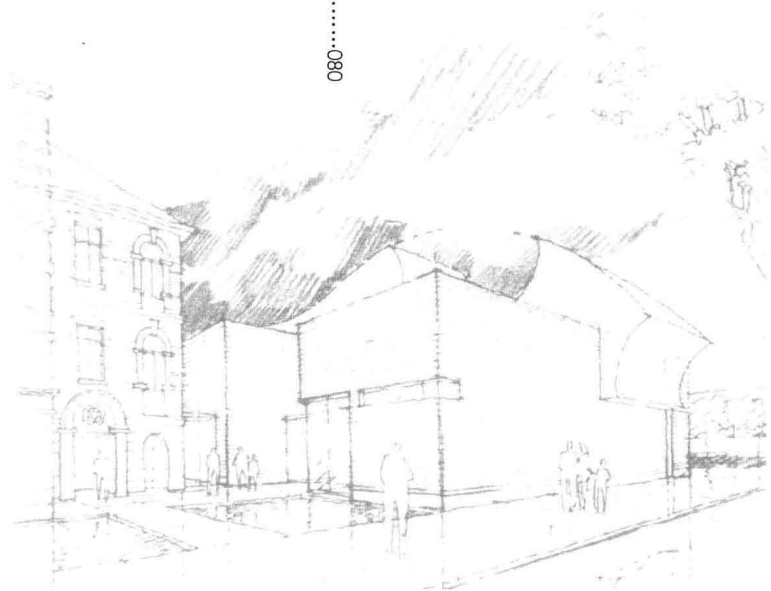
提篮桥历史建筑的修缮(2003年至今).....089

事件簿 3

提篮桥复兴计划(2002-2004).....094

事件簿 4

犹太名流重回故里(2006).....102



事件簿 5

摩西会堂保护与整治(2007).....109

事件簿 6

提篮桥老年人活动中心改造(2007-2009).....118

事件簿 7

以色列记者收集上海犹太人墓碑(2001).....122

事件簿 8

长阳路拓宽计划(2009).....130

原住民原声带.....135

致谢.....149

The Space, the Stories
and Shanghai Jews
Hongkew Ghetto: Then and Now

过去篇



上海印象

居所变迁

虹口隔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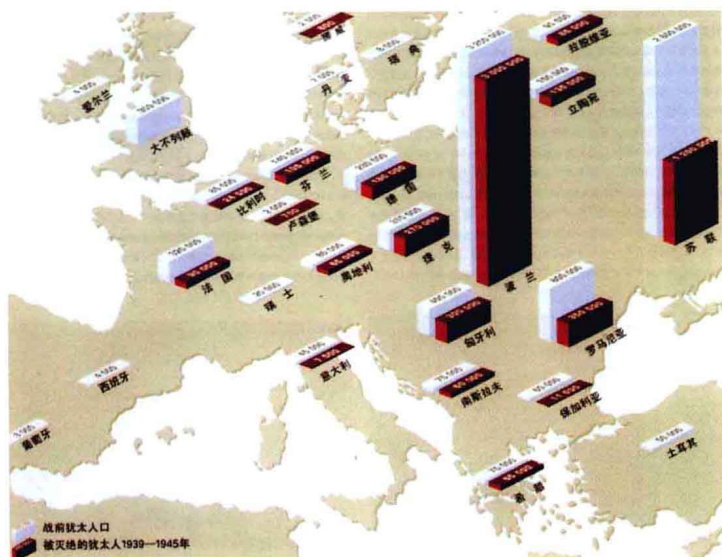
上海探寻

历史遗存



总 述

在上海的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作为最早城区的老城厢、有“中国第一街”之称的南京路、号称“外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还是昔日曾为跑马场的人民广场、承继了霞飞路高尚优雅品味的淮海路,甚至作为国民政府规划中的“大上海”中心的江湾地区,都似乎远比地处虹口一隅的提篮桥地区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熟悉上海的市民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片小小的区域曾经为超过两万名欧洲犹太人提供过避难场所。在这些犹太人漫长的逃难过程中,上海的“虹口隔都”(Hongkew Ghetto)无私地将他们拥入自己的怀抱,使其免于遭受德国纳粹的疯狂迫害,从而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一页。虽然岁月已经逝去了六十多年,但即使在今天看,提篮桥仍然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城市记忆,即在这个摩天楼林立的大都市里,还有一个默默存在的角落,它曾经支撑着数万人的生存信念,并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了心灵深处的一个温暖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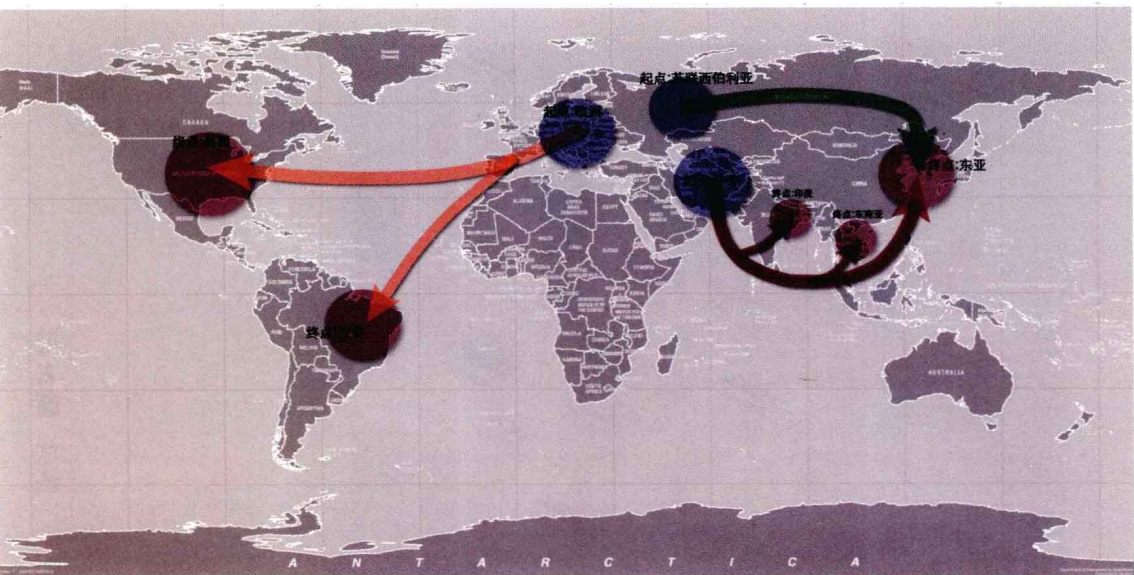
·欧洲犹太人被屠杀人数量示意图。(来源:埃利·巴
尔纳维主编的《世界犹太人历史》)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球犹太人的空间流动出现了两个重要趋向，一是欧洲犹太人向西移民美洲，主要是美国和拉美国家；二是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向东移居印度、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后者中包括上海开埠后前来经商的塞法迪犹太人。到了“二战”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原来约接纳百分之八十欧洲犹太移民的美国采取了种种限制政策，而英国政府的白皮书也阻截了通往犹太“民族家园”巴勒斯坦的去路。这就使得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难民走投无路，不得不向加拿大、拉美等其他地区寻找庇护地。此时的上海，由于二战时期特殊的环境——一种准无政府状态的城市管制，也接纳了约两万五千名犹太难民，成为世界上接纳犹太人最多的城市之一。

早在欧洲犹太难民来沪之前，也有过两批犹太人来中国生活。一是鸦片战争后前来经商的以沙逊家族为首的塞法迪犹太商人群体，总计约一千多人。他们的空间分布主要在沿海开埠城市，如上海、香港、宁波等，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沿海城市和长江黄金水道沿岸城市，如天津、青岛、威海、武汉等。另外一批犹太移民是逃离俄国沙皇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球犹太人的空间流动路线（绘图：张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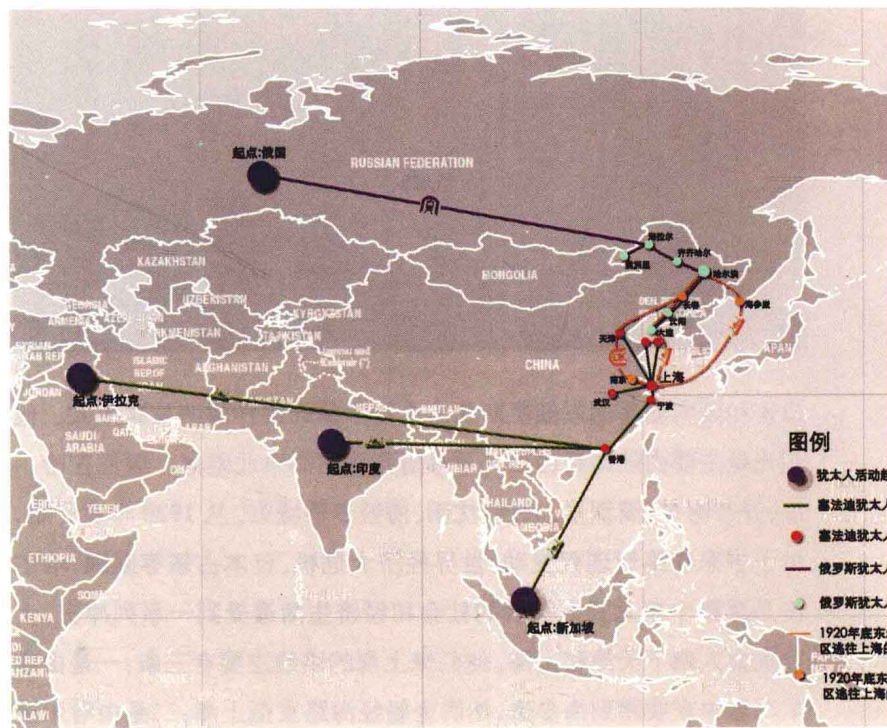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过去篇·总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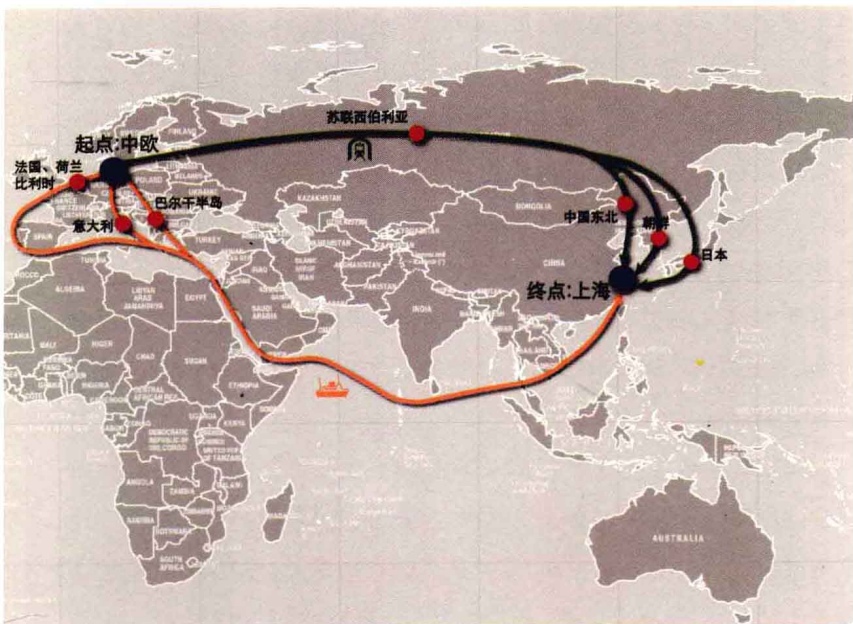


乘火车或汽车经长春、沈阳至大连,再坐船由海路抵达上海;三是先由哈尔滨到天津,然后乘火车沿津浦线经南京到达上海(图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大批中欧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他们来华的路线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从1933年开始到1940年6月,来华犹太人主要是先进入意大利,然后在意大利的港口搭船来沪;也有一部分人则先进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再在那里的大西洋港口搭船来沪;还有少数人坐船经多瑙河抵巴尔干国家,在那里登上海轮驶往东方。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由于意大利对英法宣战,经意大利的海上来沪传统路线被切断,只能转而走陆路——穿越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抵达上海。1941年6月,由于苏德战争爆发,欧洲犹太难民从陆上来上海的路线从此中断。此后,没有犹太难民能离开欧陆前来上海。然而,仍有一些在此之前离开欧洲而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和日本的犹太难民,由于战火四起、各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而无处可去,结果又辗转来到上海,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犹太人来华的空间流动路线
(绘图:张清)



·1930年代至40年代大批中欧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路线(绘图:张清)

们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波兰、立陶宛的犹太难民,其中包括著名的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全体师生约四百人。到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上海与外界的联系全部被切断,也就不可能再有犹太难民进入上海了。

欧洲犹太难民起初主要居住在公共租界内房租和生活费用较低的虹口地区。除少数难民自行租屋居住外,大多数难民都住进了临时租用或搭建的难民收容所,一般三十到五十人挤在一间房里,最拥挤的有一百甚至二百人住一间的。当然,也有少部分条件好一些,如自己开业的专业医师或有亲朋接济的犹太难民,居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依靠自己特殊的生存能力,犹太难民在上海渐渐适应了各方面的条件,甚至在虹口提篮桥一带清理废墟,兴建房屋,开店迎客,使该地区出现了短暂的繁华,形成了一个颇具中欧异国情调的“小维也纳”。

但到了194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即所谓的“梅辛格计划”。虽然最后因上海犹太社团通过各种关系影响日本当局,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日



本政府也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德国，使得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但是，日本当局还是于 1943 年 2 月采取了一个近似于建立集中营的措施，搞了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于是，绝大多数欧洲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北界线以南的“隔离区”。可以说，从 1933 年第一批犹太难民到上海，直到 1949 年前后他们陆续离开，上海虹口的提篮桥地区成为了犹太难民最主要的聚居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犹太难民由于并无在上海长期居留下去的打算并急于探寻亲人下落或去与亲人团聚，他们逐渐离开了这个避难所。他们的主要去向，首先是美国和加拿大，还有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二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三是巴勒斯坦地区和后来成立的以色列国；四是非洲一些国家，如南非；五是回到欧洲，但人数极为有限。目前有据可查的最大一批离沪返德犹太难民是 1947 年 8 月 21 日抵达柏林的 295 名左翼人士及其家属。

